

陳伯達

毛澤東論中國革命

人民出版社

陳伯達

毛澤東論中國革命

(爲紀念中國共產黨的三十週年而作)

人民出版社

書號：1153

毛澤東論中國革命

著者：陳伯達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北京東總布胡同十號)

發行者：新華書店

印刷者：西南新華印刷廠重慶廠

字數：39,000 1951年7月北京第一版

印數：150,001 1952年8月北京第二版

—160,000 1954年3月重慶第九次印刷

定價1,600元

出版者說明

本書原名爲『論毛澤東思想——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革命的結合』。北京外文出版社出版英文本時，改名爲『毛澤東論中國革命』。爲一致起見，經作者同意，現在中文版本也改用這個書名。

一九五三年八月四日

目 錄

一	毛澤東同志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最傑出的代表	一
二	近代中國是東方許多矛盾的焦點	四
三	中國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	一〇
四	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革命	一五
五	從農村的革命根據地到全國的革命勝利	二一
六	又聯合又鬥爭的廣泛統一戰綫	三〇
七	從民主革命到社會主義革命的轉變問題	四一
八	黨的建設問題	四七
九	結束語	五七

一 毛澤東同志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最傑出的代表

毛澤東同志所著『論人民民主專政』寫道：

『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十月革命幫助了全世界的也幫助了中國的先進分子，用無產階級的宇宙觀作為觀察國家命運的工具，重新考慮自己的問題。走俄國人的路——這就是結論。』

如大家所知道的：中國這種先進分子第一個傑出的代表者，不是別人，正是毛澤東同志。

毛澤東同志對於中國革命的最偉大的功勞，便是他正確地和生動地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結合起來，解決了中國革命中一系列的問題。他在中國和東方的條件下推進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這個科學的發展，因而指導了中國人民革命的勝利。

毛澤東同志說：『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理論，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理論。』但是，要正確地運用他們的理論到中國來，使之變成大眾的力量，而戰無不勝，

這就必須經常清除思想上的障礙物，進行思想上的戰鬥，而且是猛烈的戰鬥。三十年來毛澤東同志不斷地和黨外的各種反動思潮及黨內的各種機會主義，作了不調和的鬥爭，例如，反對國家主義派，反對國民黨右派及其調和派，反對陳獨秀主義，反對托洛茨基主義，反對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右翼對於國民黨反革命統治的各種改良主義幻想，反對黨內幾次的『左』傾冒險主義，反對再版的陳獨秀主義的錯誤，等等。毛澤東同志在這一連串的鬥爭中，表現出他是傳播和運用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革命學說的偉大能手。他所進行的這一連串的鬥爭，壯大了和鞏固了中國共產黨。

理論與實踐的統一，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特點。毛澤東同志在革命的中國，追隨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和斯大林這些大師，和他們同樣，極端注視革命羣衆的偉大創造力。毛澤東同志從來不把他所從事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工作和羣衆的革命運動分離開來。他隨時隨地聯繫着中國革命的實踐，『用馬克思主義的根本觀點——階級分析的方法』（如毛澤東同志所常說的），去考察、吸引和集中中國革命各種實踐的經驗。這就進一步地證明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正確，顯出馬克思列寧主義有無限的、生動的革命威力。

毛澤東同志正是依靠中國革命羣衆的創造力，依靠中國革命各方面複雜的經驗，正

是在這些基礎上，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並使得那種企圖破壞或歪曲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一切胡說，不能不在羣衆面前一一宣告破產。

一九二二年列寧發表的名文『論戰鬥唯物論的意義』說過：『……馬克思把這個辯證法運用得極有成效，以致現在東方各國（日本、印度和中國）新興階級，即佔世界人口大多數但歷來都因消極冷淡與沉眠不醒而使歐洲許多先進國內發生停頓腐敗情形的數萬萬人民奮起鬥爭的事實，新民族與新階級奮起鬥爭的事實，日益鮮明地證實着馬克思主義。』毫無疑問：中國人民在中國工人階級領導下奮起鬥爭及其最近偉大勝利的事實，正是極鮮明地證實着馬克思列寧主義在東方的大規模的突出的勝利，證實着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和斯大林의 學說對於全世界乃是毫無例外的普遍的萬能的科學，證實着中國共產黨領袖毛澤東同志把這個科學應用到中國的條件來，並發展了它，其所達到的成功乃是非常光輝的。

二 近代中國是東方許多矛盾的焦點

近百年以來，特別是十九世紀末年以來，在東方，中國曾經是許多矛盾的焦點。

第一，中國曾經是各帝國主義的半殖民地，世界上所有的帝國主義國家都插手到中國來，並把它當成一塊最大的肥肉去爭奪。

一九一六年列寧在『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一書指出：『在世界已分割完結的財政資本時代，爭奪這些半獨立國的鬥爭，當然是特別的緊張。』『帝國主義之瓜分中國，還剛才開始。日美等國間爲奪取中國的鬥爭，日益緊張起來。』

斯大林在一九二七年曾經指出：『中國是在民族方面稠密的有幾萬萬人口的國家，是全世界上極重要的出售商品和輸出資本的市場。……帝國主義就必須從民族的中國之活的身體上開刀，把它分割成碎片，奪取它整個省份，以保持它們的舊有陣地，或者最低限度維持這些陣地的一部分。……』

由於各帝國主義都以中國爲其宰割的對象，所以帝國主義曾經在許多場合形成過統一戰綫，用以反對中國的革命（例如：一九〇〇年帝國主義八國聯軍進攻北京，屠殺義和

團的愛國羣衆；一九二七年各帝國主義聯合反對中國大革命，或形成了共同宰割中國的局面。可是，又由於帝國主義間各有佔取最大利益的壟斷野心，所以就形成了它們彼此之間深刻的矛盾，形成了——如毛澤東同志所說的——『帝國主義在中國相互間的鬥爭』。

這就是說，各帝國主義爭奪中國的矛盾，使它們在中國的陣綫時常是分裂的，而不是統一的。

第二，各帝國主義間的矛盾和鬥爭，影響到中國舊統治階級——封建買辦階級內部的矛盾及其鬥爭的複雜化和激化，並演化爲軍閥間的不斷的戰爭。

毛澤東同志在一九二八年說：『帝國主義和國內買辦豪紳階級支持着的各派新舊軍閥，從民國元年以來，相互間進行着繼續不斷的戰爭，這是半殖民地中國的特徵之一。……這種現象產生的原因有兩種，即地方的農業經濟（不是統一的資本主義經濟）和帝國主義劃分勢力範圍的分裂剝削政策。』^②

這就是說，中國封建買辦階級分別替不同的帝國主義服務和代表不同的地方封建勢力，使它們的統治營壘的內部是分裂的，而不是統一的。

第三，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聯合壓迫，使中國人民遭受了極深重的災難。但是，

● 斯大林：『與中國勞動大學學生的談話』。

● 『中國的紅色政權爲什麼能够存在？』

從一八四〇年鴉片戰爭以來，中國人民反帝國主義和反封建主義的鬥爭，總是前仆後繼，此伏彼起，沒有中斷過。如說有什麼中斷的話，也只在一些很短的時間。又因為中國是人口衆多的大國，在每次鬥爭中所動員起來的人們，總是數量很鉅大的。

中國人民和每一個侵略中國的帝國主義者都打過仗。中國人民從來沒有向任何反革命王朝屈服過。中國曾經是一個處在長期革命中的國家。

這就是說，中國人民和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的矛盾是不可調和的，中國人民在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鬥爭中逐步地形成了一個極其強大的聯合的力量。

由上述種種可知：近代中國表現出是東方矛盾的焦點，主要地說來，其一是各帝國主義相互間激烈爭奪的焦點，又其一是革命和反革命激烈鬥爭的焦點。

顯然，只有中國人民革命的勝利，才能夠解決這些矛盾，而使帝國主義在東方的鎖鍊首先在中國被突破。中國人民是有贏得這勝利的力量的。但是中國人民的力量，只有當其在無產階級的領導之下，才能夠組織成爲真正能夠贏得勝利的力量。

中國工人階級形成其特出的戰鬥性，有三個重要的原因：第一，它身受幾重殘酷的壓迫，即外國的帝國主義、本國的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壓迫；第二，它是很集中的。中國工業雖然很薄弱，但却很集中，近代產業工人在有五百個工人以上的企業內做工的，佔很大的數目；第三，中國近代產業工人雖然在全國人口中佔少數，但全國各種的無產者和半無產者，却是一個極鉅大的數目。連農村中的半無產者——貧農在內，那

末，無產者和半無產者的人口就大大地超過全國人口的半數，他們所受的各種壓迫都是極其悲慘的。這些原因，就使得處在革命中的中國工人階級形成了很強大的戰鬥力，形成了自己堅強的政黨——共產黨，並成爲中國各革命階級的領袖。

在這樣長期革命的大國中，有這樣堅強的革命工人階級成爲極其廣大而富有充分戰鬥性的農民的領袖，成爲一切革命力量的領袖；而在國際範圍內，這是正處在無產階級革命的時代，正處在社會主義已首先在俄國勝利的時代，中國革命有了很好的國際援助；這些就是說明：中國人民革命的勝利，中國人民反對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封建買辦階級的勝利，乃是不可避免的。

一九二七年斯大林指出：

『在中國，反帝國主義的鬥爭，一定要採取深刻地人民的和鮮明地民族的性質，一定要一步加深一步，一直到同帝國主義作拚命的決鬥，震撼帝國主義在全世界上的基礎本身。』●

事情的經歷就正是如此。

當然，不可能設想，革命在這個曾經成爲各帝國主義爭奪焦點和在年代上有很長久的封建制度的大國，是能够輕易取得勝利的。不，這是不可能輕易取得勝利的。毛澤東

同志在一九四九年八月間所寫的一篇論文裏曾經形容了這種取得勝利的過程：『鬥爭，失敗，再鬥爭，再失敗，積一百零九年的經驗，積幾百次大小鬥爭的經驗，軍事的和政治的，經濟的和文化的，流血的和流血的經驗，方才獲得今天這樣的基本上的成功。』●這就是說：中國革命的進行是極其殘酷、複雜而曲折的。這樣，就極大地鍛鍊了中國工人階級和中國人民，極大地鍛鍊了中國工人階級的政黨——中國共產黨。而這種豐富的革命經驗，也就又變成了中國工人階級和中國人民非常寶貴的財富；這種豐富的革命經驗，也就不可避免地豐富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

中國這種豐富的革命經驗，就是集中表現在毛澤東同志的著作上面，集中表現爲毛澤東思想。

列寧在一九一九年十一月間曾經對東方共產主義者指出：

『在這裏，在你們面前擺着一個任務，這個任務從前在全世界共產黨員面前是沒有提出過的，這個任務就是：依靠一般共產主義的理論與實踐，你們在應用於歐洲各國所沒有的獨特條件時，須要善於把這個理論和實踐應用於這樣的條件，即農民是主要羣衆，所要解決的鬥爭任務不是反對資本，而是反對中世紀的殘餘。』

『你們應當找出全世界先進無產者與往往生活在世紀條件下的東方勞動的和被剝削的羣衆底這種聯繫之獨特形式。』

列寧下面又繼續指出：

「任務就在於喚醒勞動羣衆求取獨立和組織的革命積極性，不論他們是處在那種水平上，就在於把較爲先進的國家底共產黨員所享用的真正共產主義學說譯成每種人民的語言，就在於實現那些應當立刻實現的實際任務、並且在總的鬥爭中與其他各國無產者打成一片。」

這就是你們在任何一冊共產主義書本中都找不到解決然而在俄國已經開始的總的鬥爭中可以找到解決的一些任務。你們必須提出任務，並用獨立的經驗加以解決。①

大家知道：列寧和斯大林，在他們一系列的著作中，業已在基本原則上，解決了列寧在這裏所提出的任務，而斯大林在中國問題上並作了特出的理論貢獻。

中國共產黨領袖毛澤東同志的任務是繼續列寧斯大林的工作，不斷地考察中國的經驗，把一般共產主義的理論和實踐跟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融會貫通起來，把先進國家的共產黨員所用的真正共產主義學說譯成中國人民的語言，根據中國的條件補充了它，轉化爲中國革命的理論與實踐，激發起幾萬萬人民和全世界反帝國主義的總鬥爭匯合起來，和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和各國的工人階級及先進的人們，和一切被壓迫民族，聯合起來，結果就在中國偉大的土地上埋葬了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統治。

● 「丟掉幻想，準備鬥爭」。

● 列寧：『在東方各民族共產主義組織第二次全俄代表大會上的報告』。

三 中國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

把被壓迫民族解放運動看成是世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一部分，這是列寧斯大林的理论。

根據列寧斯大林的理論，毛澤東同志從來不把中國革命當成孤立的問題去看待，而是從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全局去看待它，從反帝國主義鬥爭的全局去看待它。

這是因為我們所處的時代，是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的時代，是社會主義已在蘇聯首先勝利的時代，是馬克思主義的新時代即列寧主義的時代。這是因為中國的革命首先就是反帝國主義的革命。

一九二六年三月間，毛澤東同志在『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文章中，爲了批駁當時國民黨的戴季陶主義，分析了世界分裂爲兩大營壘的局面：

『……現在世界上的局面，是革命和反革命兩大勢力作最後鬥爭的局面。這兩大勢力豎起了兩面大旗：一面是紅色的革命的大旗，第三國際高舉着，號召全世界一切被壓迫階級集合於其旗幟之下；一面是白色的反革命的大旗，國際聯盟高舉着，號召全世界

一切反革命分子集合於其旗幟之下。那些中間階級，必定很快地分化，或者向左跑入革命派，或者向右跑入反革命派，沒有他們「獨立」的餘地。」

毛澤東同志這裏所說，很清楚的，是把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以後的世界局面，分別爲一個是在世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這個總運動的領導之下的反帝國主義的營壘，而另一個則是爲一切反革命勢力所依附的帝國主義的營壘。當時代表資產階級右翼的國民黨戴季陶派，實際上是準備蔣介石反革命的喉舌，他們反對階級鬥爭的學說，反對國民黨聯俄和聯共，妄想『獨立』在兩大營壘的中間，實現所謂資產階級一階級統治的國家。毛澤東同志指出他們這種企圖是完全要破產的。中間階級的分化是不可避免的。民族資產階級或者向左走，聯俄聯共，承認無產階級的領導，和世界的反帝國主義的總鬥爭相匯合；或者向右走，反蘇反共，反對各國的無產階級革命，成爲帝國主義的走狗；除此而外，是沒有『獨立』的餘地的。大家知道，當時的事實就是這樣：民族資產階級的右翼不久就隨着蔣介石的反革命而跑到帝國主義方面去。

在抗日戰爭年代，由於我們黨的倡導，廣泛的民族統一戰綫重新建立起來。但國民黨頑固派又重新彈起什麼資產階級專政的濫調，在實際上乃是用以掩飾並堅持蔣介石所代表的大地主和官僚資產階級的專政，國民黨的『一黨專政』；這類專政也即是毛澤東同志所指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專政。另一方面，在我們黨內則重新出現了一種企圖使無產階級變成大資產階級尾巴的右傾機會主義。爲了粉碎國民黨頑固派的各種謬論和黨內

的右傾機會主義，使中國無產階級，使中國廣大的人民，使我們的黨，在這個新的民族統一戰線的複雜局面中，不至迷失自己的方向，毛澤東同志於是寫了一本重要的戰鬥著作，即『新民主主義論』。

在這個戰鬥的新著作裏面，毛澤東同志更具體地和極深刻地發展了上述列寧斯大林關於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的學說。毛澤東同志引述了斯大林的文章，並根據了中國革命長期再積累的經驗，重新提出並詳細論述了中國革命基本方向——也即中國革命基本路綫的問題。

毛澤東同志說明了：『……第一次勝利的社會主義十月革命，改變了整個世界歷史的方向，劃分了整個世界歷史的時代。』他接着寫道：

『在世界資本主義戰綫已在地球的一角（這一角佔全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崩潰，而在其餘的角上又已經充分顯露其腐朽性的時代，在這些尚存的資本主義部分非更加依賴殖民地半殖民地便不能過活的時代，在社會主義國家已經建立並宣佈它願意爲了扶助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解放運動而鬥爭的時代，在各個資本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一天一天從社會帝國主義的社會民主黨的影響下面解放出來並宣佈他們贊助殖民地半殖民地解放運動的時代，在這種時代，任何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如果發生了反對帝國主義，即反對國際資產階級、反對國際資本主義的革命，它就不再是屬於舊的世界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的範疇，而屬於新的範疇了；它就不再是舊的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的世界革命